史記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甹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爲近甹音普名反其義難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爲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說則是大牛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爲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況爲避死故禮曰設柳翣爲使人忍

悪也鄭玄注周禮云揶聚也諸色所聚則是衣車稱揶故後人通謂車爲揶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

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上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

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靳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酗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索隱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

以自炫燿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幸執請托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寧敝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用權勢爲請數求他人顧錢以金錢也人之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

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

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爲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

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

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

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

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

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

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袁盎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

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家人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作[illegible]曰酒[illegible]作保備也可[illegible]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

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庚反謂疾令赴鑊也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疾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細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

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illegible]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徐廣曰屨一作屢一曰履躡案孟康曰屢履蹈之地出搴曰屢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屢而下太史公贊則屢軍為是愈於樊噲之陳群者數矣可謂壯士一云當為人屢之典屢者也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演名將賢者或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非廣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欒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冤

誠知所處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漢書盎[illegible]烏浪反）周字絲父故為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一作以）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

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
爲人剛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
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
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
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
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
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
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
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
陛下從代乘六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

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中黜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illegible]一云持節夾[illegible]輿車[illegible]者[illegible]古情[illegible]也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諫君與鬬廷辱之使其

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下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illegible]墮陛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駰案服虔曰[illegible]自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illegible]反韋[illegible]音寄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如淳曰六[illegible]之疾若飛也[illegible]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illegible]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爲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待御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也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

王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
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
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
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
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
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
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
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
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
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

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

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吴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吴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吴吴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吴事中使袁盎為大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吴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大常使吴吴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故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為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辟讒也言自隱伴我親不罹遇禍也君

何懸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傳戲之徒曰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遊難所厄多以

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也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字一作詳字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壅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徐廣曰棓一作服駰案文穎曰棓音蓓秦時賢人上書術者。索隱曰韋昭云棓姓也還梁刺

客後曾蘖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 [illegible]

之後也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illegible]

先生所學申商之法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 [illegible]

故 應劭曰掌故百石吏 [illegible] 漢舊儀云太常 [illegible]

中 掌故也 科補 [illegible]

錯為人陗直刻深 [illegible]

本無術字或云術 路也陗音七笑反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 [illegible]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

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illegible]

文尚書序云微之老不能行 [illegible]

年九十餘不能正言 [illegible]

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衛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索隱曰壖音乃亂反謂壖外之垣也又音而緣反也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

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
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正義曰人緣
反石壖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
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
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
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文長集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
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
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譖多怨公者何也錯曰固

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閒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其才也適值時其勢得騁其才焉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

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翳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赭文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郇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郇陽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貲錢非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万得為常侍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貲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卑下也欲令且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

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
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索隱曰漢書表
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
不能對虎圈嗇夫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
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
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
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
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
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晋灼曰音牒○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

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

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測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正義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閒徐廣曰斮一作錯駰案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閒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斮音側略反絮音女居反

案斮陳絮以漆著其閒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

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爲埋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酈山發北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槨取其精牢釋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爲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使其中無

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

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贇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目贇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

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

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者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

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抔音步侯反案礼運云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抔者塼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掘長陵及侵掘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間】

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与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嘗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韤解正義曰上万越反下關買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韤釋之跪而結之索隱曰結音如字又音計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韤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

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服虔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曰謂為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

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騶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者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猶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遝下音乃何反

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都尉卬索隱曰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闑○索隱曰橛音其月反○正義曰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才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彀音構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

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也○索隱曰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襜襤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正義曰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最本亦將○正義曰縱獲也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

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椎音直雖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盡家人子索隱曰案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与崔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无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大輕罰大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

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士車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便徐廣曰一作辯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

嗇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

收功魏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爲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正義曰洺州邯鄲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任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中涓通書謁出入命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長安也戚里在城內）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

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漢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為便坐，對案不食。

便音婢綿反盖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才臥反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閒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

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

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自洗沐

入子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并正寢也小顏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

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徐廣曰牏禁扣初扱也音住廁牏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

則浣滌也一讀牏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廁竇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椷窬褻器也音威豆駰案

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椷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

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

廣云牏短按以築廁牆未知其義柯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

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

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鄉。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而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

括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自漢書慶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illegible]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

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孟康曰案小頗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

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

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轉之類云 索隱
曰案令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轊音衛謂車軸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為
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
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
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
誰何猶借訪也十曰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嗔責衛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
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
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
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
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劒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卿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

代桃侯舍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然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也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索隱曰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與盜取將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

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慚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之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彪祖坐射益國除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兗州縣也以

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又溺袴故爲不絜清之服是以得幸入卧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爲不絜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絜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爲不絜淨下溼故得以入其卧內也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狎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

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交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丘駘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序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

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詘詘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爲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讇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爲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讇者謂爲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内此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爲處讇故君子譏此二

人為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綰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索隱樂巨公樂毅之後正義樂姓巨公名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曰喜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也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

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不葬蟲流於戶外是之謂也蟲直隆反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

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
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
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
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
數音疏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
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
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
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
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
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

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

府錢正義曰王財收所藏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

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

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冢在[illegible]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括

地志云矍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二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王輒休相就館舍相

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

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

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illegible]數從擊

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

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illegible]

分刺州不常置。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戾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正義曰：今定州。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斃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明[illegible]

褰梁以禮　胡網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

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illegible]將車謂御車也[illegible]留

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illegible]武功[illegible]

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illegible]武[illegible]扶風西界小邑

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贍反[illegible]

也谷口蜀剗道近山[illegible]

雍州盩厔縣西南二十里[illegible]

道[illegible]道在州也[illegible]

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豉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者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鄭璞曰亭卒也。○正義白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

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
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床臥仁竊言曰不
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
將軍正義曰衛青也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
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
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
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
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
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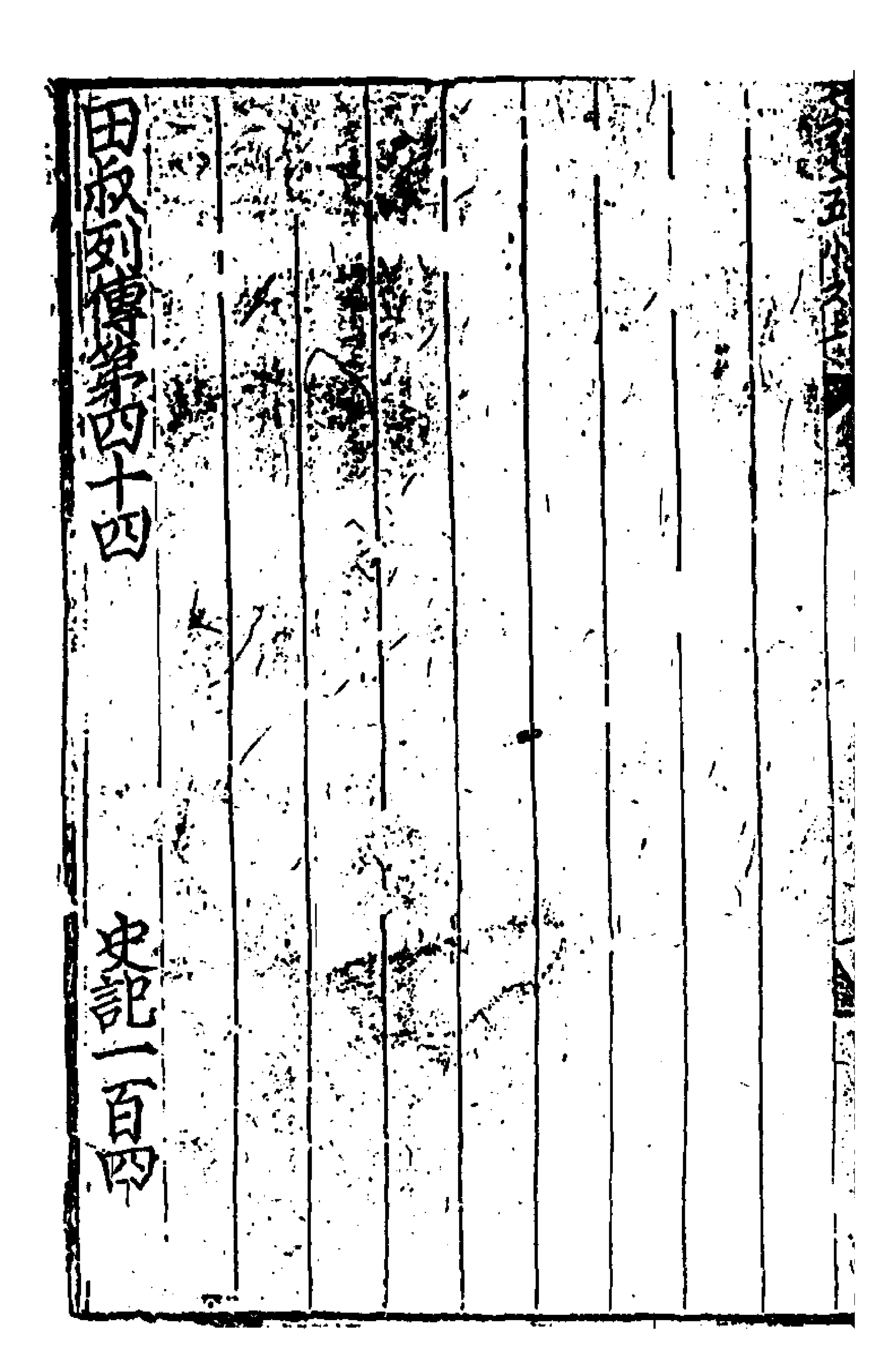
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

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昔今詳按梁州八州也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

責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
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
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
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
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
親父子之閒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
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爲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爲縱太
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
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
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

入閒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僞也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受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愼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筴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筴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扁鵲之後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鄚鄚縣名今屬河間○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帥故號云舍長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舍客長桑君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正義曰閒音閑我有禁方年老

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
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
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取水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
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
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
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
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沉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鄒氏音式
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今濟州盧縣或在
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

（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疾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

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

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

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illegible]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illegible]

[illegible]在定公之十一年也

徐廣曰[illegible]

正義曰嬴姓趙氏[illegible]

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illegible]

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

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盖虢至此並滅也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傳云虢是晉獻公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illegible]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盖郭之太子也[illegible]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illegible]術不書姓名也人也。正義[illegible]曰太子何病[illegible]

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illegible]

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索隱曰蹷音厥。正義曰釋名云[illegible]蹷氣從下蹷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illegible]其死未

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及音趺○正義曰史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禮下山解反鑱石撟引案扤索隱曰鑱音杜咸反謂石針也撟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夭撟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扤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束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于太淵心之原出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兌骨膽之原出于丘墟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合谷小腸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皮

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曰搦音女角反揲[illegible]

爪幕正義曰以爪決其闌幕也湔浣正義曰上子錢反下胡管反腸胃漱滌五藏

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

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illegible]

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

不待切脈正義曰[illegible]

則知病之逆順也[illegible]楊玄操云切按也[illegible]沉浮滑也而[illegible]

望色[illegible]聽聲正義曰素問[illegible]所病也寫形正義曰素問[illegible]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病[illegible]也[illegible]

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illegible]

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玄孫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俞皆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索隱曰上語助也不可變曲其言正義曰音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所在也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音脹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虢君自謙云已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

揗揗鬓長終而不得反言太子因噓唏服臆索隱曰[illegible]

方反下音憶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

索隱曰潸音山長潸謂長垂淚也忽忽承睫索隱曰音接睫即睫也承睫言淚恒垂以承於睫也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

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爲陽入陰中是陽部

乘陰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illegible]

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illegible]

沃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繵緣[illegible]

義比中經維絡徐廣曰一作[illegible]正義曰八十[illegible]

脈陽絡陰絡之陽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illegible]

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illegible]

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illegible]

府也溺九外九合也言經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墜又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加微也）會氣閉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脅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太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紐女九反又女久反紐間一絡赤脈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膽藏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藏病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拙者

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大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胷會聽會氣會臑會也】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正義曰音庚反】熨兩脅下【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者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傅玄曰虢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虢】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此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曰上音湊謂次】

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駰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

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

病猶療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州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經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者也其脈色與相應已見於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

索隱曰傳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啼縈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沒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止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illegible]所爲治

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
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 徐廣曰一作爲爲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
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
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年二十六 得見
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
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
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
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
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

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顏師古云咳當音也文云胲指毛也藝文志有五音奇胲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胲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臃腫（正義曰上於勇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正義曰女東也）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

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
徐廣曰[illegible]作涌而靜徐廣曰一作倩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尺為內
關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
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
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
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illegible]病於筋肝之
和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illegible]問云脈[illegible]有[illegible]過有經有絡粗閒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
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
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關外
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illegible]至

[illegible]或四分五分此大過不備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一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貫消瘀得之酒且肉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簪膧八日嘔膿死若初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之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濃汞發也又至五分則至少陽之界曰介一賸作分下章曰肝[illegible]分故曰[illegible]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關境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簪膧盡潰而死熱上則薰陽明瀾流絡流絡動

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索隱曰忔音許乞反忔者鬲塞忔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作濁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龍反重陽者逿心主徐廣曰逿音唐逿者逿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索隱曰逿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包絡也

自臍已上至帶鬲爲中焦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涌疝也索隱曰涌音勇字疝音訕字訕所謂反鄧誕生云疝音仙字令人不得前後溲索隱曰溲音所留反小則溲謂小便也後溲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正義曰於禁反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右○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涌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涌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上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正義曰唯惟癸反〕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正義曰莒密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正義音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

濁（徐廣曰一作罷）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索隱曰癉病也音亶脬音普交反脬或作胞。正義曰癉音單旱也脬亦作胞脬膀胱也言風癉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索隱曰[illegible]氏音[illegible]）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深一作沈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

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下叔和脈經云脈急而瘕少腹痛也）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云來然合然合］合也是［卑氣也正義曰卒音反六也怱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主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緊忍反］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摶者決在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

作脈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迵風迵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下嗌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迵風也迵風者飲食下嗌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胷滿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巳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齊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毛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索隱曰瀺音士咸反○正義曰顏野王云手足液身瀺汋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正義命婦名也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

動也（正義曰鄉厥陰之脉）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索隱曰案是王之嬭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玄已者）。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即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

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齲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

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踰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礡正義曰浪礡宕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

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 正義曰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即蛔蟲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

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蹷上正義曰蹷掌反蹷逆氣上也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亡本反止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蹷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

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壻也駰案方言曰東齊之閒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藥燻之故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

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氾音凡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徐廣曰蟯音饒。索隱曰音蟯擾舊音遶遐。正義曰人腹中短虫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曰又如字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丰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

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泰。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齺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齺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泰泰謂蟯蛕言髮如蟯蛕事蓋近也是蟯瘕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徐廣曰如前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

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
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
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
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
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
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
得番陰脉（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脉肺脉散者
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
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

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
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
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
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
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
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
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
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
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

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庾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輸俞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旁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閭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謚孝王衆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

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

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晉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失瘖也讀如音反作晉晉若置也言使人遲置其手足者也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

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徐廣曰一作蹹○正義曰上千六反也下九六反謂打毬也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其陽脈之溢入虛裏者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絡一作結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

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

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久矣見事數師〔正義曰上色庚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

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堇○索隱曰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徐廣曰一作貿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

治病當以此故其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愼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

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乃以語自尓]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

知殹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觿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絡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正義曰式喻反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 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

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
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
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
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
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
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祕術　長桑所傳　始候趙簡

知夢鈞天　言占虢嗣　尸饗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

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經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為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女子也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纖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人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負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為帝王身之王也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溫五藏主藏榮脾裨也在助氣主化穀其神云光玉女子母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魂魄肺孛也言其氣孛故短也鬱也與神八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腎有兩枚重

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録司隷校尉附卿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大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廻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去滓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廻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廻腸也其廻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

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橫也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唇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缸也言其處似車缸故曰缸門即廣腸之門又名頭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十也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

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爲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

足三陽之脉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

足三陰之脉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頭上今言至胸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也

人兩足蹻脉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

督脉任脉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

凡脉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脉長短之數也督脉起於臍頭上於面至口齒縱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脉爲二十四并督任兩蹻四脉都合二十八脉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

營衞行周此數則一度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上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濇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衞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爲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爲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復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卽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旦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肺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

若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